

戴建平 著

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
所有天鹅皆为白色。



波普尔
Popper

大家精要

波普尔

戴建平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SK16N14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普尔/戴建平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7376-7

I. ①波… II. ①戴… III. ①波帕尔 (Popper,
Karl Raimund 1902—1994) —传记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8992号

波普尔 BOPU' ER

戴建平 著

责任编辑 郑若萍 彭 燕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376-7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3879 传真：(029) 85307864 85303629

目 录

引言 / 001

第1章 波普尔的生平 / 003

波普尔的家庭 / 003

波普尔的童年 / 004

1919年：关键的一年 / 007

大学时代 / 011

维也纳学派 / 014

移居新西兰 / 018

伦敦的波普尔学派 / 020

第2章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 / 030

对分析哲学的批判 / 030

归纳问题 / 034

波普尔对归纳问题的重新表述 / 039

波普尔对归纳问题的解决 / 041

划界问题与可证伪性 / 044

经验基础的批判 / 051

知识增长的图式 / 055

科学的道路 / 057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 / 061

波普尔与爱因斯坦 / 067

第3章 波普尔的政治哲学 / 072

《历史主义的贫困》 / 072

作为科学方法的历史主义 / 074

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 077

零敲碎打技术 VS 整体主义 / 081

历史主义的预言 / 087

历史预言的谬误 / 091

批判柏拉图 / 095

希腊开放社会的兴起 / 108

作为开放社会敌人的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 / 112

马克思的预言 / 117

第4章 20世纪的教训 / 124

波普尔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 124

- 波普尔对萨哈罗夫与苏联衰败的评析 / 127
开放社会与世界未来 / 129
波普尔论电视 / 134
“民主不是全民统治”以及自由的界限 / 135

第5章 波普尔的影响 / 139

- 波普尔思想的影响 / 139
对波普尔的批评 / 143
波普尔与中国 / 145

附录

- 年谱 / 149
主要著作 / 151
参考书目 / 152

引言

1994年9月17日上午，五一大学医院（伦敦大学附属医院，位于伦敦南部的五一街），92岁高龄的波普尔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死因是癌症合并肺炎和肾衰竭。当十天前住院并被查出癌症的时候，波普尔就平静地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对于死亡，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恐惧。据波普尔的学生、科学哲学家大卫·米勒说，当波普尔知道自己即将死去的消息时，心情丝毫没有为之所动。他说他非常热爱生命，但并不留恋被阵阵剧痛撕碎的生命。作为90多岁的老人，他早已经准备好了与他的朋友、学生，与他深爱的为之更加美好而不断奋斗的世界说再见。

卡尔·波普尔是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不仅改变了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而且还影响了一大批科学家，其中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波普尔的影响不止是在科学哲学方面，其思想涉及极为宽广的领域。实际上，首先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不是他的科学哲学观点，而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波普尔去世后，《纽约时报》（1994

年9月18日)在悼文中称他为“民主的捍卫者”,而不是科学哲学家。他是英国学术院院士,是英国皇家学会历史上唯一因哲学成就而入选的会员,也是仅有的获得英国王室荣誉勋章的哲学家。他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尊为导师,影响了英、美的政治运动。在他的支持者中,既有哈耶克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德国总理施密特、捷克总统哈维尔及日本天皇等著名政要。他的学生中,既有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下一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也有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巨头。作为学者、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几乎产生了一个文学者、思想家可以梦想的最广泛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几乎所有的最高荣誉。

为什么波普尔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呢?笔者以为,除了其深邃睿智的思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严谨认真的批判态度和清晰简洁的写作风格。作为哲学家,波普尔一生都反对矫揉造作、艰深晦涩的文风,主张尽可能准确、简单地陈述并解答哲学问题。因此,对于波普尔本人的思想,看起来似乎无须我们去作专门的解说,但是,正如布莱恩·麦吉所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其结果就是很多人生吞活剥波普尔的观点,缺乏对其思想的整体性把握。有鉴于此,本书拟在有限的篇幅内比较全面地介绍波普尔的生活与思想,以期引起读者对这位思想家的兴趣与喜爱。

第1章

波普尔的生平

波普尔的家庭

1902年7月28日，卡尔·莱蒙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出生于维也纳一个中层家庭。波普尔的祖父母是犹太人，但是在1900年，波普尔的父母宣布放弃犹太教的信仰，改宗路德教。波普尔的两个姐姐也随之成为新教徒。当时，波普尔还没有出生。

波普尔的祖辈、父辈都是外来者，在移居维也纳之后，经过艰苦的努力，很快攀升到较高的社会地位。波普尔的父亲，西蒙·卡尔·西格蒙德·波普尔（Simon Karl Siegmund Popper, 1856~1932）来自波西米亚。波普尔的外祖父母则来自西里西亚和匈牙利，波普尔的母亲出生于维也纳。西蒙从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并和维也纳最后一位自由主义市长莱蒙德·格吕博（1847~1898）合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格吕博去世后，西蒙独自经营这家事务所。他们两家的关系一

定是相当密切的，因为波普尔中间的名字“莱蒙德”就来自这位市长。除了律师事务所之外，西蒙还经营着建筑公司、融资机构等，以及一个拥有二十多个房间的公寓。

在处理繁忙的法律和经济事务之余，西蒙对历史、诗歌、哲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波普尔看来，他的父亲与其说是一位律师，不如说是一位学者。西蒙收藏了大量历史方面的书籍，熟悉古希腊及18、19世纪的历史。他写诗，并把一些希腊文和拉丁文诗歌翻译成德语。西蒙对哲学也极为熟悉，在他的大藏书室里（藏有12000~14000册书），有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密尔、叔本华、尼采、马赫、达尔文等人的著作。他还喜欢文学，收藏了德国、法国、英国、俄国等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除了知识方面的兴趣，西蒙还严肃地关注着社会问题。在他的藏书中，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作品，也有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们的作品。

波普尔的母亲詹妮·希夫（Jenny Schiff）出身于音乐世家。波普尔的外祖父母是当时有名的音乐人，发起成立了著名的音乐之友社，该社在维也纳建造了美丽的音乐协会厅。波普尔母亲的两个姐妹也是颇有造诣的音乐家。其中，波普尔的大姨妈是一位职业钢琴家，其三个孩子都是很有天赋的音乐家。波普尔的母亲极为热爱音乐，据波普尔说，和他的两个姨妈一样，“她的钢琴弹得美极了”。波普尔母亲的音乐兴趣对儿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波普尔的童年

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无疑是让人羡慕的，波普尔的童年就是

在满室书香的氛围中度过的。幼年的波普尔不仅勤于思考，且情感丰富。用波普尔自己的话说，幼年的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在4岁多时，幼儿园里一位双目失明的美丽女孩曾让他为之心碎，并一见钟情。也许是母亲看到了波普尔是多么地心烦意乱，就再也没有把他送到这个幼儿园去。

在波普尔眼中，那时的维也纳到处充满贫困，这一景象让这个孩子感到焦躁不安，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一直在为改变这一局面而努力工作。西蒙·波普尔长期主持管理着两个救济和收容机构，一是共济会的孤儿院，一是专门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期间就曾容身于此）。因为他的慈善工作，西蒙还获得了弗朗兹·约瑟夫皇帝颁发的荣誉勋章。

除了他的双亲，对幼年波普尔影响最大的要数他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她教会了波普尔阅读、写作和记忆。此外，比波普尔大二十岁的阿瑟·昂特也对波普尔早期的心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1912年波普尔遇到这位远房亲戚时，昂特正就读于一所大学的工程学专业，是当时的一名学生领袖，支持社会主义但反对布尔什维克。他向幼小的波普尔讲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理论，并向他推荐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

尽管波普尔的家庭改宗路德教，并自觉远离传统犹太人的民族认同，但这家人绝无可能摆脱与犹太同胞之间的联系及反犹浪潮的影响。像当时许多犹太儿童一样，波普尔就读于一所由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势力创建的私立学校，他的同学几乎一半是犹太学生。各种信息表明，从幼儿园到小学乃至中学，波普尔的伙伴绝大多数是犹太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一种趋势，即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逐渐分离成不同的群体。波普尔的家

庭就在反犹及反犹刺激下日益激烈的犹太民族主义之间艰难度日。波普尔的许多同学都受到家庭影响而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但波普尔并不以为然。在自传《无尽的探索》中，晚年的波普尔曾这样回忆当时的状况：“在深思熟虑之后，我的父亲判定生活在基督徒占压倒优势的社会中就是有义务去尽可能不得罪人——接受同化。然而，这意味着得罪有组织的犹太教，也意味着被谴责为一个胆小鬼，一个害怕反犹主义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答案是：反犹主义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畏惧的一种恶行，一切犹太裔人的任务是尽力不去惹它，而且许多犹太人已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即已被同化了。因种族出身而受到鄙视的人会作出反应说：他们为自己的种族出身而感到自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种族上的自豪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也是错误的，即使是由种族仇恨所引起。一切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是邪恶的，犹太民族主义也不例外。”这段话显然是为他父亲当时的立场进行辩护，估计当时幼小的波普尔深受影响，这应该是他日后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主要根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年幼的波普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4年爆发的那场战争使年仅12岁的波普尔开始对公共舆论、媒体宣传及人们的政见进行反思。那时的奥地利沉浸在盲目的爱国主义喧嚣之中，很多人狂热地支持战争，甚至那些以往持有和平主义观点的人也开始支持奥地利针对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在这种狂热的战争宣传之下，波普尔也深受感染，开始向往战争及其带来的和平，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来抒发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赞美与歌颂。不过，这种情绪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很快，波普尔意识到了战争的可怕，甚

至认清了舆论、宣传的欺骗性。宣传机器试图使人们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但不久，波普尔就认识到，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并坚信奥地利和德国会失败。为此，他专门找他的父亲和好友昂特进行讨论，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几个月后，战争产生了可以感受的后果。在战争期间，波普尔的很多堂兄弟都在前线打仗，而不够参军年龄的波普尔则常跟随自己的母亲、姐姐和其他一些亲友去度假，其中就有弗洛伊德的姐姐。她是波普尔父母的朋友，儿子比波普尔大五岁，也上了前线。不久，传来了那位年仅 19 岁青年的死讯，他的母亲闻讯后悲痛欲绝。这使得波普尔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伤害。

1919 年：关键的一年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波普尔都是在中学度过的。战争似乎毁灭了一切，人们陷入饥馑和慌乱之中。对波普尔来说，学校的生活无异于是浪费生命。波普尔回忆说，那时老师们教的东西无聊透顶，让人厌烦，当然，除了一位数学老师的课程。大约在 1917 年，波普尔生了一场大病，两个月后回到学校，发现情况没有任何好转，连他一向觉得有趣的数学课也没有任何进展。这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学校。

那时的维也纳满目疮痍。奥地利帝国随着战争的失利而告崩溃，奥地利的经济和人们的信念与生活也随之瓦解。波普尔原本富有的家庭很快在战后的经济衰败和通货膨胀中破产。1918 年，波普尔离开学校，开始自学，并到维也纳大学当了一名旁听生。由于没能通过入学考试，所以波普尔一直没有学

籍。直到 1922 年，波普尔才成为维也纳大学的正式学生。

战后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一片混乱。年轻的波普尔由于受到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一度以共产主义者自居。但是有一起事件彻底改变了波普尔的认识。1919 年 7 月 28 日，刚满 17 岁的波普尔在维也纳街头亲眼看见了警察镇压游行的青年社会主义分子的暴行。因为这一事件，波普尔彻底改变了对历史的看法。

事情的原因是，有共产党员被当局逮捕，于是共产党组织就煽动学生游行示威，以解救被捕的党员。最后，几位学生被警察枪杀。波普尔认为，一个政党为了政治目标而不惜牺牲追随者的生命，这是不可原谅的。那些手无寸铁的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由于受到自己党派的鼓动而与当局对抗，最终丧失了生命。波普尔甚至觉得作为历史决定论者，他自己也负有部分责任。所谓历史决定论，其要点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需要阶级斗争（包括牺牲）。年轻的波普尔开始思考如下极重大的问题：历史决定论者们都声称可以带来一个美好的世界，而这样的声言据说又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如果这样的一个世界需要靠暴力和牺牲来换取，其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波普尔开始问自己，到底自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了解多少？自己是否曾经批判地考察过他们的理论和思想？他发现自己竟然未加批判地接受了一套理论，甚至在实践中发现了一些错误之后仍然不愿放弃。

这一发现让他震惊！他看到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机制在自己身上发挥了作用：一旦人们对某项事业奉献了忠诚和良心，就不再愿意放弃，而是牺牲自己的理智，并从情感和愿望出发，为这一事业进行辩护，越陷越深。波普尔看到，这一机制也不断地支配着他的很多朋友。

从此之后，波普尔成为历史决定论的坚定反对者。同时，这件事还给了波普尔思想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深刻教训，那就是：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牢记在智力上谦虚的价值。

对波普尔思想的发展来说，与弗洛伊德以及阿德勒心理学的邂逅是这一年发生的另外的大事。当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常常以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lfred Adler）等人的心理学来解释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为此，1919年春，波普尔旁听了个体心理学创始人、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讲座。在讲座结束时，阿德勒招募志愿者在他的诊所工作。波普尔接受了这一工作，并建立了和阿德勒本人及他的家庭之间相当密切的关系。不过，尽管波普尔很敬重阿德勒的人格，却并不太喜欢他的理论。据波普尔回忆，有一次他向阿德勒报告了一个孩子的病例，似乎不能用阿德勒的学说来说明情况，可是阿德勒不假思索地用他的理论进行了解释，虽然他甚至还没看到这个孩子。波普尔吃惊地问他为何如此自信，阿德勒说，他有1000次的经验。波普尔只好说，由于这个病例，他现在有了1001次的经验！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波普尔对心理学的怀疑，也导致了他从阿德勒生活中的“突然消失”。多年后，波普尔回忆说：“1919年夏天，我开始对这三种理论愈来愈感到不满——即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心理分析学和个体心理学，我对它们自称的科学性开始怀疑。我的问题开头大约是这样的简单形式：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和个体心理学的毛病在哪里？为什么它们同物理学理论，同牛顿理论，特别是同爱因斯坦理论这么不一样？”

1919年，与爱因斯坦的遭遇是波普尔人生中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一年的5月，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派遣了分别由埃丁顿和克罗梅林领导的两支科学观测团奔赴巴西的索布拉

尔（Sobral）和西班牙几内亚海岸外的普林西比岛（Principe），观测日全食时的恒星光线，以检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光线弯曲，并判定旧理论（牛顿理论）和新理论（爱因斯坦理论）的优劣。9月份，皇家天文学会召开会议，基本确定了爱因斯坦的预言是正确的。11月6日，皇家学会与皇家天文学会召开会议，正式宣布爱因斯坦预言的证实。这是那一年十分轰动的事件之一。第二天，《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大张旗鼓地报道这一消息。爱因斯坦一夜起来发现自己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这一结果之所以会马上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除了人们因长期战争而疲惫不堪、急需呼吸新鲜空气这一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对早已坚信不疑的牛顿理论，如今被一个新理论推翻这样的事实震惊不已。

据波普尔说，爱因斯坦曾在维也纳作过一次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讲演（时间应当是在1921年），波普尔亲耳聆听了这次讲演，但讲演的内容完全超出了波普尔的理解能力。除了科学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波普尔一直把牛顿科学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视为难以动摇的真理。毕竟，无论是牛顿定律还是麦克斯韦方程，都经过了无数的检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如此成功的理论，竟然瞬间便被一个更普遍、更高的理论所代替，这对波普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彻底地颠覆了他对科学与知识的教条主义理解。波普尔在自传中回忆说：“回顾那年，我惊奇地感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影响一个人智力发展的事情，竟会如此之多。因为在同时我知道，爱因斯坦，这对我的思想的影响是一种支配性的。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

大学时代

1919年以后，虽然波普尔对马克思的理论有了一些怀疑，但他仍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的了。但是，某些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者引起了波普尔的反感。他们自以为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其实不过是因为他们知道一点马克思的文献（当然很不透彻，更说不上批判了）。波普尔说，他们根本就对体力劳动者的生活知之甚少，甚至比他了解得还少。事实上，波普尔曾有几次从事体力劳动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战争期间，他曾在一家工厂做工。第二次是在一家建筑工地，后来因为体力不够而中断。第三次是他想成为一个木工，并跟随维也纳的一位有名的木匠做了两年的学徒。

木匠阿达尔伯特·波什是波普尔的师傅，非常温和、善良，常常在没有旁人的时候给波普尔传授他渊博的知识。他对波普尔说，他一直致力于制作永动机，尽管别人都说他不会成功，但他不会放弃。据波普尔回忆说，波什师傅喜欢考他各种历史问题，当他的大学生徒弟（波普尔当时是维也纳大学的注册学生）回答不上来时，他就会得意洋洋地予以解答，并自豪地告诉波普尔说：“好啦，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师傅对波普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他让波普尔成了苏格拉底的信徒，那就是更多的知识只是意味着更多的无知。1924年秋，波普尔经过认真的考虑，觉得他对哲学的喜爱超过了对制作柜子的喜爱，于是决定放弃学徒生活。而他亲手制作的唯一的柜子是他迁居到新西兰之后完成的。